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韩家圪旦 地点发掘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神木县文体广电局

关键词：神木，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早期

摘要：韩家圪旦地点位于陕西神木石峁城址内城中部偏东的一处东西向“舌形”山峁，与皇城台隔沟相望，是一处重要的居址与墓葬交错分布区域。2014 年陕西省考古院等对其进行发掘，资料表明，韩家圪旦地点先后承担过居址和墓地两种聚落功能。该地点早期为居址，房屋以高低错落的窑洞为主要建筑形式；晚期成为墓地，墓葬形制包括竖穴土坑墓、石棺墓和偏洞室墓，尤以竖穴土坑墓居多。个别墓葬规模较大。虽多遭盗掘，但劫后余留有零星重要随葬品。结合与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隔沟相望的特殊地理位置，这些现象暗示着韩家圪旦地点是一处重要的贵族墓地。

KEY WORDS: Shenmu, Shimiao Site, Hanjiagedan locus, Late Longshan to Early Erlitou Peri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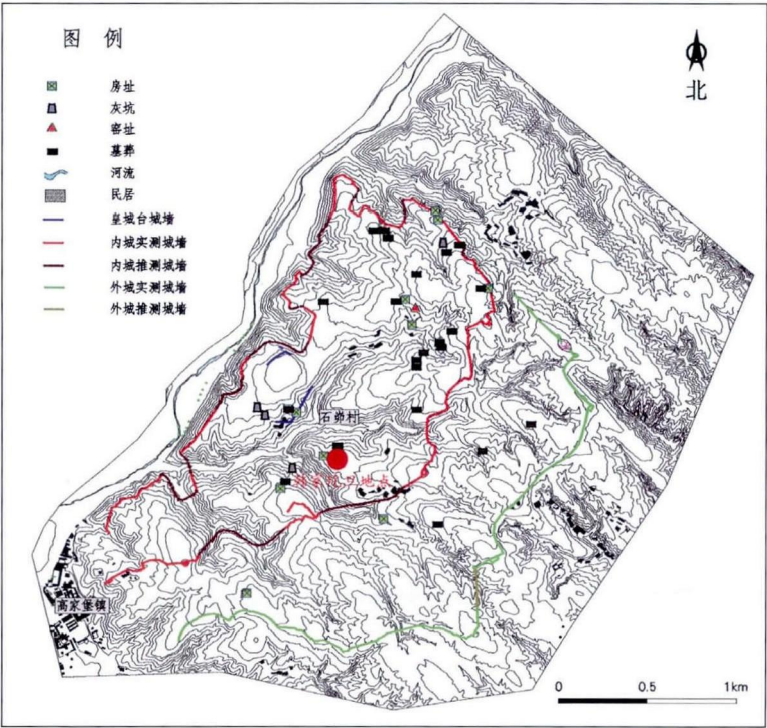
ABSTRACT: The Hanjiagedan locus is located on a small tableland, which is east-west oriented with a tongue shape, in the center of the Shimiao site but close to the Eastern section. Overlooking to the Huangchentai, this locus is an important area with both residential and mortuary remains.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in 2014 demonstrated that the locus was first used for residence and then as a cemetery. Early phase cultural remains of the locus include house foundations, which are basically cave-dwellings. In the late phase, the locus was changed into a cemetery including shaft-pit tombs, stone-coffin tombs, and catacomb tombs. The first kind of tombs were particularly abundant. Even though several of them are large sized burials, most of these tombs have sporadic remains surviving after the looting activities. In juxtaposing with the function of the key area inside the site of Huangchentai, all these evidence suggests the Hanjiagedan locus is an important elite cemetery.

2011 至 2013 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广电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开展了持续三年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确认了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外城半包围环绕的环套结构的石峁城址（图一）。城内面积逾 400 万平方米，并重点发掘了石峁城址外城东门址（石墙阴洼地点），揭露出一座规模宏大、建筑精良的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早期城门遗址^[1]。同时还对石峁内城后阳湾和呼家洼等地点开展了小



图一 石峁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 本文为国家科技部“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及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2013-2015）”子课题“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区域聚落与居民研究”（课题编号 2013BAK08b05）研究成果。



图二 韩家圪旦地点位置图

范围的发掘工作^[2]。

为了进一步了解城址内部结构及功能规划，2014年4至10月，石峁考古队发掘了韩家圪旦地点。韩家圪旦地点位于内城中部偏东的一处东西向“舌形”山峁之上（图二；封二，1），与皇城台隔沟相望，东侧山脊上即为由北向南逶迤而来的内城东城墙，并有一城门坐落在最高处的平整台地之上（当地百姓称为“牛眼圪堵”）。除东侧与其它山峁相连外，韩家圪旦地点其余三侧均为沟壑环绕。调查得知，韩家圪旦地点为石峁城址内城中一处遗迹分布密集的重要地点，韩家圪旦山峁上部的平缓坡地上盗洞很多，散布大量人骨、陶片、白灰面残片、石块及窑壁烧结块等。

本次发掘面积约3000平方米，发现房址31组（座）、墓葬41座、灰坑27处、灰沟4条及窑址1座。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较多。遗物种类丰富，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还发现个别蚌饰、海贝、鸵鸟蛋壳、绿松石饰等。

一、地层关系

韩家圪旦地点地层堆积简单，未发现连续分布的龙山时期文化层。耕土厚15至25厘米，其下为一层厚20至40厘米的疏松“垫土”，系20世纪70年代平整土地修筑梯田时形成。本年度发掘的大部分遗迹现象叠压于垫土层下，部分直接叠压于耕土层下。

二、遗迹

以下选取房址2组（4座）、墓葬4座及灰坑2座做简要介绍。

（一）房址

韩家圪旦地点揭露的房址从形制上可以分为地面式和窑洞式两类，其中窑洞式占绝大多数，多选择临近断崖处修建，有的生土墙壁上还发现一些以小石块砌护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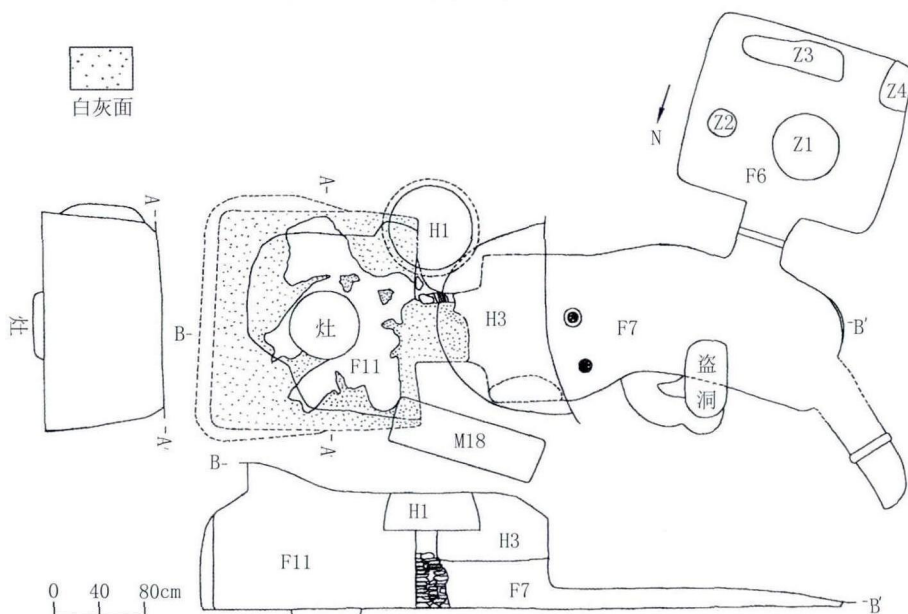
1. F6-F7-F11

开口于垫土层下，距地表深约25厘米，打破生土，是两座窑洞共用一个前室形成的联套建筑，窑洞（F6、F11）与前室（F7）通过门道两两相接，活动面完全连成一片（图三）。总门道位于前室F7的西北角，朝向山坡低缓处，前端被毁，长约200、宽60~65厘米，中部偏北有一横向凹槽将其隔断，宽约12、深约10厘米，似为门槛槽。F7东侧通过门道与F11相接，是为后室。F7、F11为前后连接的直线联套式结构，应为整组建筑的主体结构。F7南侧又一门道与F6相接，暂称侧室。总体来看，整组建筑平面形状大致呈“7”字形（图四）。以下作分别介绍：

F7东接窑洞F11、南接窑洞F6，是连接后室和侧室“中枢”，或可称作“前厅”。从地层关系来看，F7上部被圆形灰坑H3打破。F7直接修建于生土之上，平面大致呈东西向长方形，长360、宽184、深约30厘米。F7的门道



图三 F6-F7-F11 房屋全景（自东向西）



图四 F6-F7-F11 平、剖面图

挖完成后，再以木柱支撑，再行覆顶形成整组建筑的前厅。

后室 F11 西接前厅 F7，为一座整体掏挖于生土内的窑洞。从层位关系来看，F11 顶部被 F9（仅留少量活动面和一个残破灶面）室内地面叠压，西南角被 H1 打破，西北角被石棺墓 M18 打破。F11 平面呈圆角方形，长 390、宽 320 厘米，室内地面以白灰涂抹，平整光滑，保存较好，灶址位于地面中央，平面呈圆形，为一层黑色烧结面，直径 102 厘米。生土墙壁下部涂抹 58 厘米高的白灰面墙裙，下与白灰地面连接，墙壁残高 170 厘米，自下而上内弧趋势明显，原应有窑洞顶结构。门道朝西，长 94、宽 84 厘米，与前室 F7 连接，南侧

即为整组建筑的出入通道，位于西北角。F7 室内地面较为平整，有明显的踩踏痕迹。东部靠近后室 F11 门道有 2 处柱洞，南北对称分布，间距 50 厘米，分别编号 D1、D2，均为圆形、筒状、圆底，底部铺垫一周碎陶片。D1 位于南侧，保存较好，口径 26、深 30 厘米；D2 位于北侧，底部保存较好，现存口径 20、深 18 厘米。F7 应为先行下挖的竖坑，以获得掏挖窑洞 F6、F11 所需的“崖坎”，待后室和侧室两窑洞掏

尚存少量叠砌石墙，北侧仅存生土，门道两侧原应有对称的石砌护墙（图五）。

侧室 F6 亦直接修建于生土之上，平面呈东西向圆角长方形，长 310、宽 260、残深 24 厘米。门道北向，长 90、宽 68 厘米，与前室 F7 相连，室内活动面系直接踩踏于“红胶泥”生土上形成，踩踏痕迹明显。活动面上有 4 处明显的用火痕迹，分别编号 Z1、Z2、Z3、Z4，Z1 位于房址地面中央偏西北，平面呈圆形，为一层黑色烧

结面，直径 100 厘米，应为主灶。Z2、Z3、Z4 分别位于东墙中部、南墙中部及西南角，形状漫漶，面积差异较大。F6 周边未见柱洞，其结构应与后室 F11 相同，为全部掏挖于生土内的窑洞，20 世纪 70 年代平整土地时将 F6 上部削毁。

F6-F7-F11 内填土均杂较多草木灰，土质疏松，包含一些陶片、碎骨及石块，陶片均为灰陶，多见绳纹和篮纹，器形可见鬲、小甗、瓮等。

2.F10
窑洞式建筑，位于 F6-F7- F11 组合建筑南侧。F10 南侧被 M2 打破，西侧被 M15 打破（图六）。

F10 直接掏挖于生土中，平面略呈圆角方形，墙壁自下而上内收趋势明显，顶部及墙壁上部已坍塌。长 220、宽 200、残高 140 厘米。室内地面未做铺垫处理，可见灶址 2 处。Z1 位于活动面中央，平面呈圆形，为一层青灰色烧结面，直径 60 厘米；Z2 位于西墙角，平面呈半圆形，为一层青灰色烧结，半径 32 厘米。门道朝向西南，为一窄长的斜坡通道，长 200、宽 80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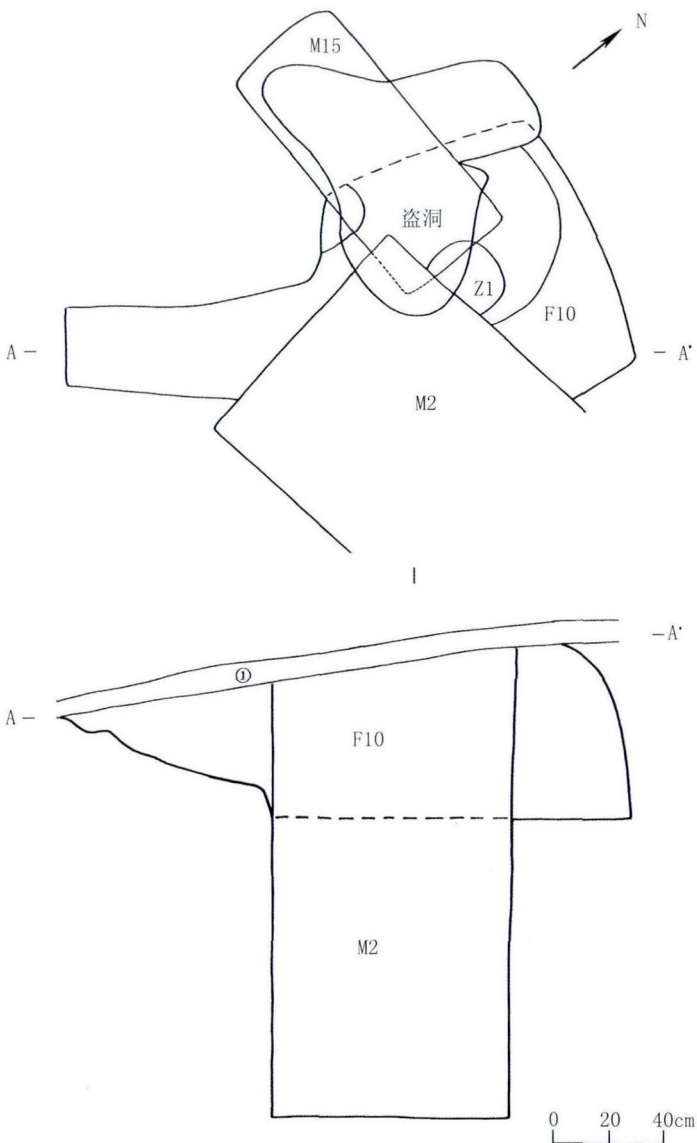
F10 内填土夹杂大量草木灰，土质松散，包含少量陶片和碎骨，陶片均为灰陶，多见篮纹和绳纹，可辨器形为鬲、豆、瓮等。

（二）灰坑
灰坑形状有圆形袋状、圆形筒状和不规则形三种，以圆形袋状最为常见，圆形筒状次之，不规则形数量最少。这些灰坑都发现于房址周边，圆形筒状和袋状者可能为储藏所用之窖穴，而不规则形灰坑作为垃圾坑的可能性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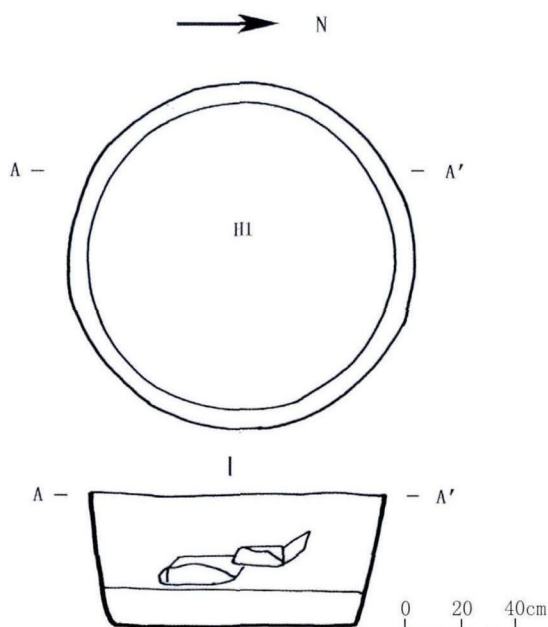
H1 开口耕土层下，打破 H3 和 F11。圆形筒状平底，底部稍小。口径 148、底径 130、深 56 厘米。内填灰色沙土，土质较疏松，夹杂一些散乱石块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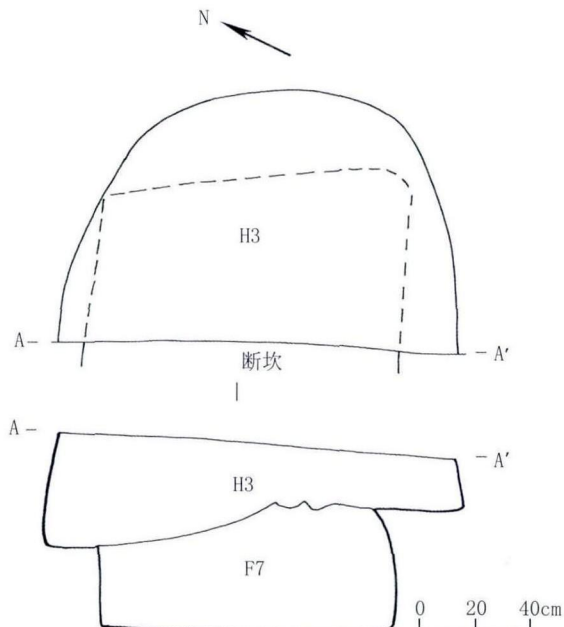
图五 F11



图六 F10 平、剖面图



图七 H1 平、剖面图



图八 H3 平、剖面图

少量陶片。陶片均为灰陶，夹砂多于泥质，多见篮纹和绳纹，器形可辨敛口瓮等（图七）。

H3 开口耕土层下，被 H1 打破又打破 F7，西部被梯田断坎挖毁，原应为圆形，筒状，底部不平整。半径 170、深 76 厘米，填土包含较多灰色或黑色草木灰，土质疏松，夹杂少量石块及一些陶片、兽骨。陶片均为灰陶，夹砂多于泥质，多见绳纹和篮纹，器形可辨鬲、罐、瓮等（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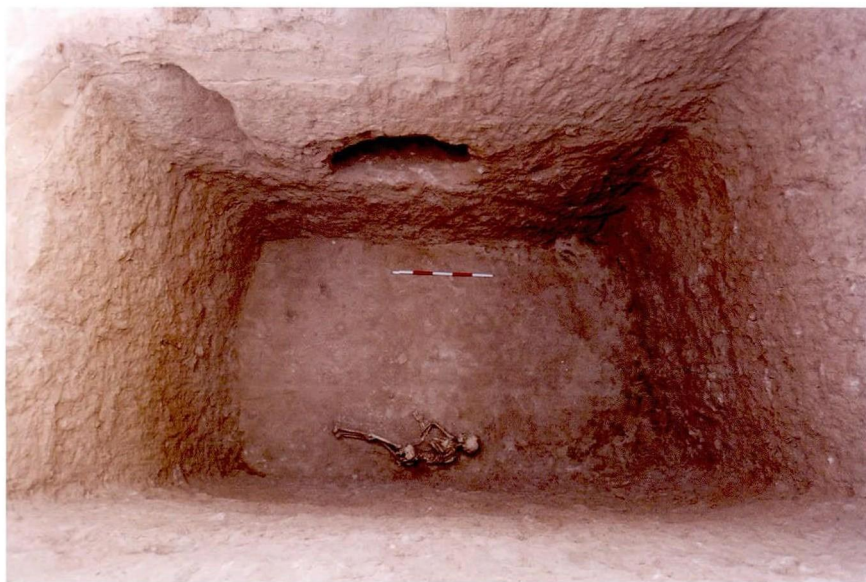
（三）墓葬

韩家圪旦地点共发掘墓葬 41 座，主要是竖穴土坑墓和石棺墓。竖穴土坑墓最多，为长方形，其中不乏墓室面积较大者。从分布情况来看，墓葬多位于山岭高处，以平缓的岭顶分布最为集中，竖穴土坑墓与石棺墓间错分布，多打破房址或灰坑，墓葬间的打破关系不多。需要说明的是，石棺墓亦

为竖穴土坑，但以石棺为葬具，此处沿用旧说。竖穴土坑墓内一般有木棺。令人惋惜的是，大部分墓葬特别是大型墓葬几乎完全被盗掘，墓主人骨都难存几例，仅残留零星随葬品。

1. 竖穴土坑墓

M2 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 F10 和 M15。墓口长 358、宽 194 厘米，墓底长 384、宽 222、深 395 厘米，方向 100 度，墓壁留有竖向或斜竖向的齿槽状工具痕迹（图九）。盗洞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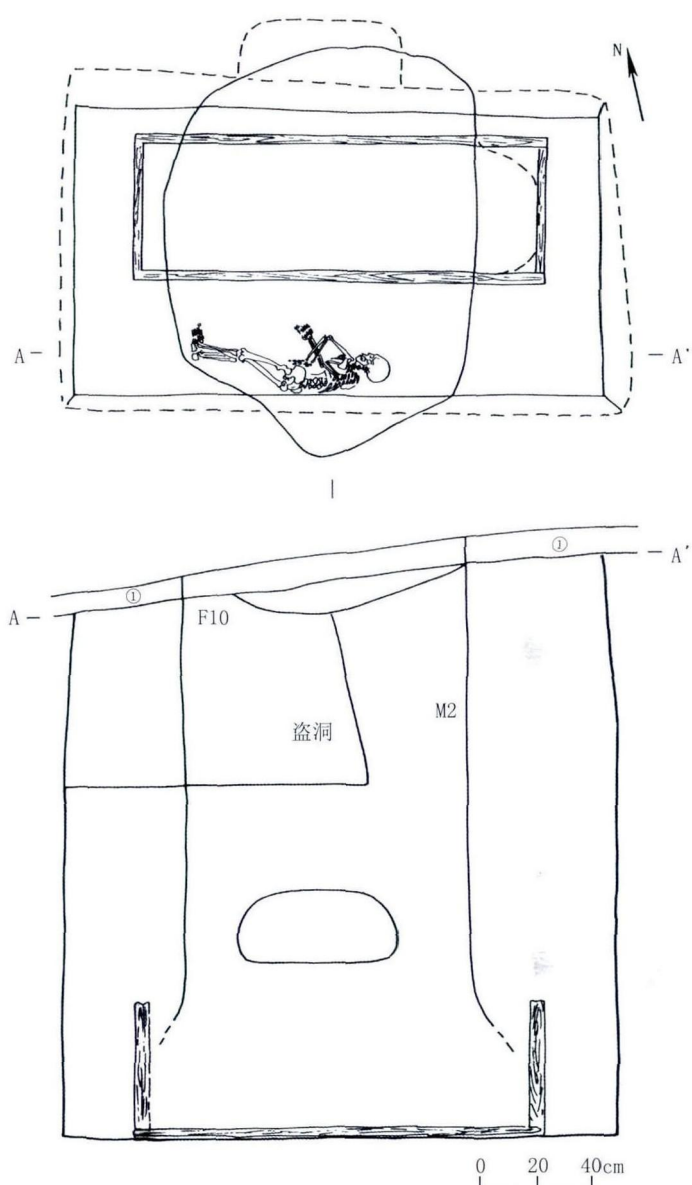
图九 M2 墓室全景（自南向北）

于墓口正中，略呈椭圆形，口部长径280、短径210厘米，深达墓底（内有饮料瓶和香烟盒，生产日期为2004年）。木棺位于墓室中部偏北处，长280、宽100、高92厘米，四侧棺板朽痕尚存，尤以南北两侧板痕保存最好，呈浅灰色或深棕色，有少量朽木尚未完全灰化。墓室遭严重盗扰，棺内未见人骨，仅在木棺上端盗洞内发现一些头骨和肢骨碎片，可能为墓主尸骨，初步鉴定为一中老年女性。墓室北壁有壁龛1处，距墓底高120厘米，距棺顶高约30厘米，壁龛立面形状略呈馒头状，顶弧底平，龛内亦被盗扰，未见任何遗物。棺外南侧墓底紧靠南壁下有一骨架，保存完好，头东脚西，侧身面棺，左肘前屈，双臂被缚，臀部后屈，直肢，左腿叠于右腿上，右手中指戴指环一枚，脱落至指尖，左手食指和无名指上各佩小骨环一枚。初步鉴定，该骨架为一年轻女性（第三臼齿萌出，门齿磨损严重，年龄约16~17岁）。应为墓主的殉人（图一一）。随葬品方面，仅在盗洞内发现打制修整的石刃和骨锥等少量遗物（图一〇）。

M15 开口耕土层下，距地表深约16厘米，被M2打破，又打破F10。长223、宽100、深74厘米，方向100度。盗洞位于墓口偏东，平面略呈曲尺形，长220、宽170厘米，深达墓底。盗洞内发现较多的散乱人骨，鉴定有二人，一为成年男性，年龄约40岁左右；一为女性，年龄不详。墓底西部靠近南壁处发现一殉人，侧身，残留右腿骨一段，胫骨、腓骨及脚部骨骼均未经扰动。未见随葬品（图一二）。

2. 石棺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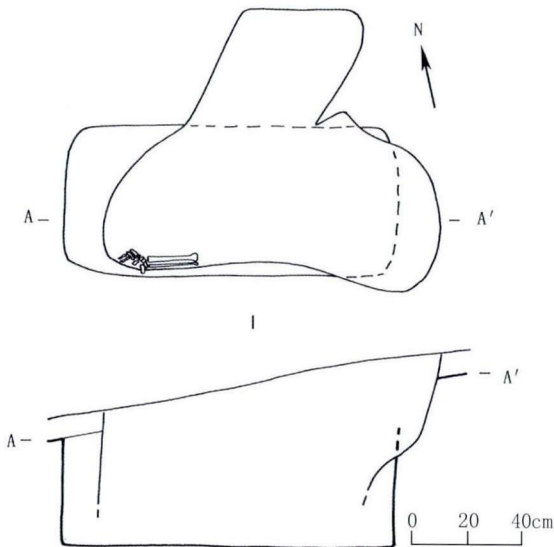
M17 开口耕土层下，距地表深约22厘米，被G1打破，又打破F18门道部分。墓室为近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



图一〇 M2 墓葬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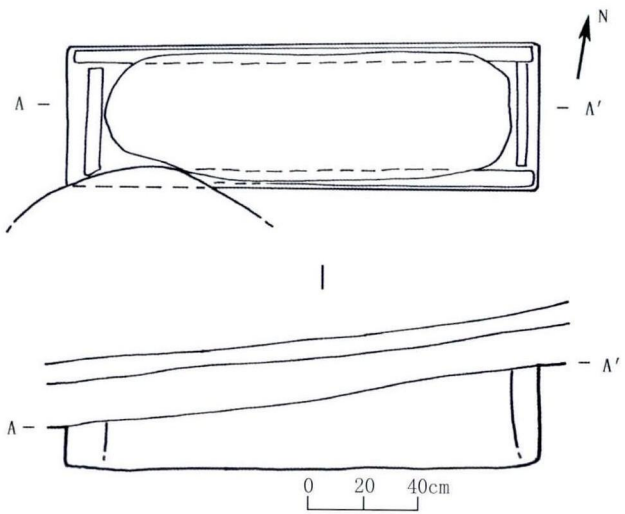


图一一 M2 殉人



图一二 M15 墓葬平、剖面图

坑，长 254、宽 106、深 80 厘米，方向 70 度。内置石棺，由顶板、侧板、底板围搭而成，石板均砂岩质地，有明显的人为加工痕迹，边缘打琢齐整，薄厚均匀，侧板 4~6 厘米，顶板和底板 7~8 厘米。石棺系沿四周墓壁平行掏挖一周浅槽后，再插埋侧板。墓主骨架保存较好，未经扰动，仰身直肢，初步鉴定，为一年轻女性，年龄约 17~19 岁，似患强直



图一三 M18 墓葬平、剖面图

性脊柱炎。棺内未见任何随葬品，仅在墓室填土内出土残卜骨一件（图一四；封二，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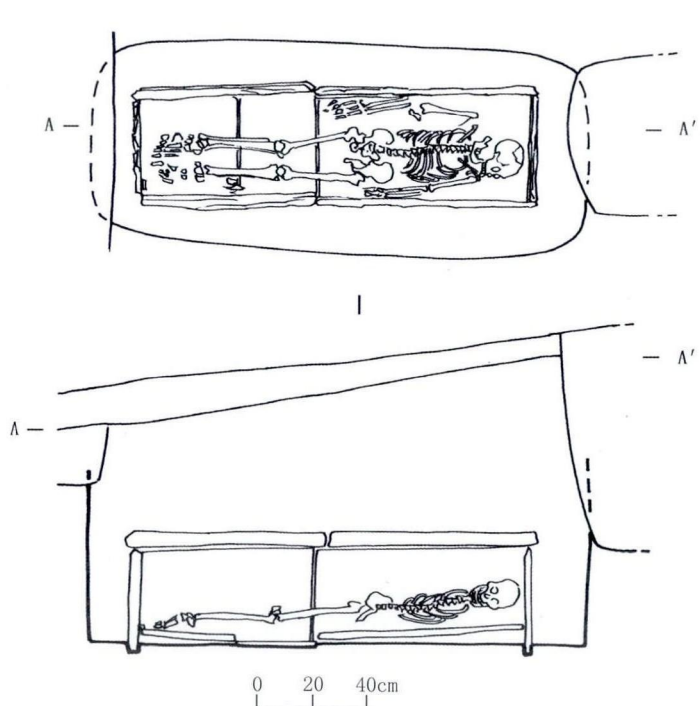
M18 开口于垫土层下，距地表深约 32 厘米，打破 F11。墓室为一近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长 240、宽 72、深 50 厘米，墓室盗扰严重，盗洞位于墓口正中，椭圆形，长径 206、短径 62 厘米，深达墓底。棺板已被完全毁弃，墓底与四周墓壁平行挖有一周浅槽，宽 7、深 5 厘米，应系固定石棺板所用。盗洞内发现散乱人骨，为一年轻女性，年龄约 18~19 岁，可能系墓主人（图一三；封二，2）。

三、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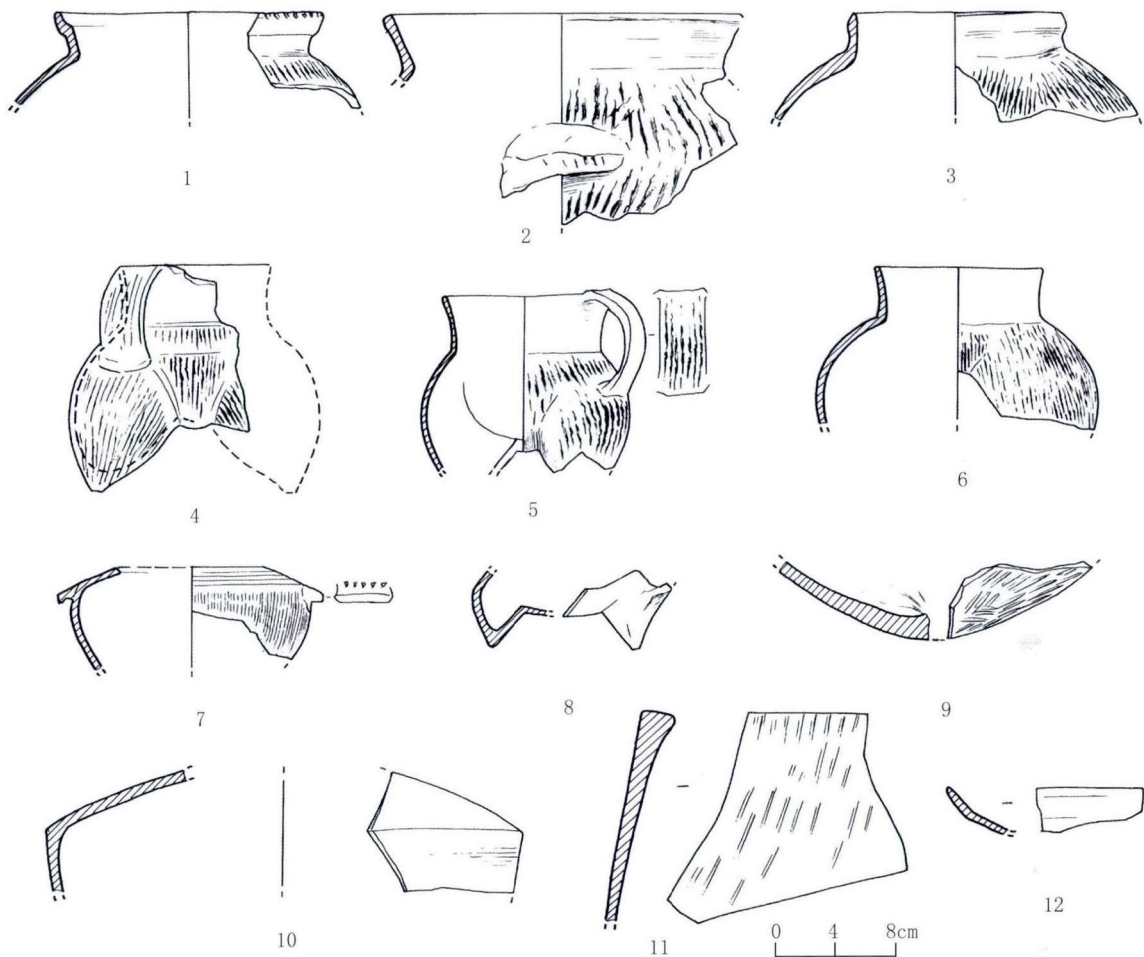
韩家圪旦地点 2014 年度出土的遗物以陶器为大宗，其次为石器和骨器，还发现个别蚌饰、海贝、鸵鸟蛋壳、绿松石饰及玉器。

（一）陶器

陶色方面灰陶占绝对优势，有少量泥质灰皮红褐陶和红陶片；陶质以泥质为多，夹砂稍少；纹饰以篮纹和绳纹最为常见，素面次之，还发现少量方格纹、弦纹、刻划纹和戳印纹。



图一四 M17 墓葬平、剖面图



图一五 陶器

1~3. 盥手鬲 (F10:4、F11:7、H3:13) 4、5. 单把鬲 (F7:11、H3:11) 6. 无盥无把鬲 (F7:8) 7. 盃 (F11:8)
8. 泥质小罍 (F7:12) 9. 圆底瓮 (H3:10) 10. 敛口瓮 (H3:5) 11. 直口瓮 (F7:4) 12. 细柄豆 (F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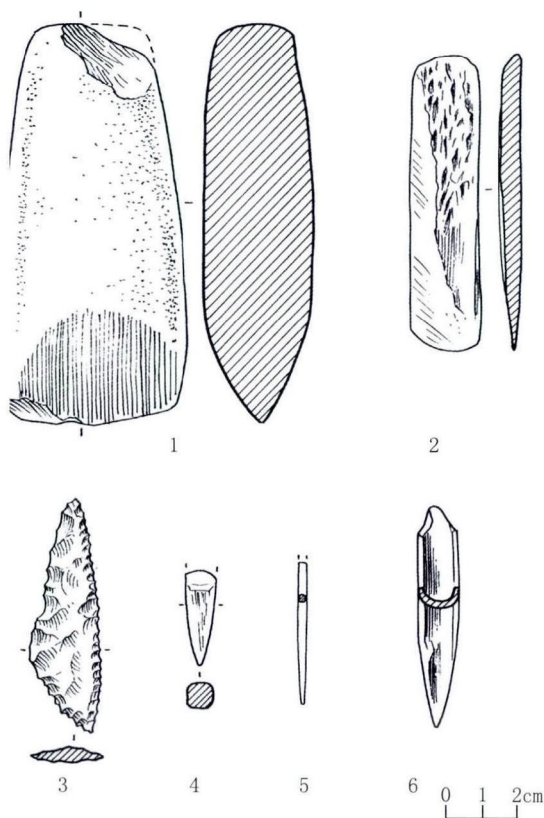
器形常见空三足器，包括鬲、三足瓮、甗、甗、盃，还有喇叭口圆（折）肩罐、圆底瓮、大口尊、豆、甗、盆、器盖等。典型标本介绍如下：

鬲 可分为双盥鬲、单把鬲和无盥无把鬲三种。单把鬲和无盥无把鬲体量明显小于双盥鬲。

盥手鬲 标本 F10:4，口部残片，夹砂灰陶。斜直口，尖圆唇，唇缘均匀分布压印一周斜向短绳纹装饰，口沿部外折在内壁形成凸棱，斜矮领折内收，可见一足外撇趋势，领部以下饰竖向绳纹，较细密，印痕清晰。口径 17.8、残高 6.6 厘米（图一五，1）。标本 F11:7，口沿及上腹部残片，夹砂灰陶。方唇矮领稍外撇，唇缘磨损严重，但仍可辨均匀分布的花边状装饰，有一鸡冠状盥手贴附于两足间裆部正上方。

口沿以下饰竖向绳纹，纹饰粗疏，印痕清晰。口径 23.2、残高 14 厘米（图一五，2）。标本 H3:13，口部及上腹部残片，夹砂灰陶。直口尖圆唇，矮领竖直，溜肩，可见一足外撇趋势，应为肥袋足。口沿以下饰竖向绳纹，纹饰细密，印痕较深。口径 14、残高 7.4 厘米（图一五，3）。

单把鬲 标本 F7:11，可复原，夹砂灰陶。直口圆唇，领部竖直较高，上腹部折棱明显，三足外撇，裆部分得较开，形成下垂宽弧裆。唇部出一宽带器耳，桥弧状贴敷于一足上部。三足垂乳状，足跟系旋钮而成，足尖压平。口部以下及器耳饰竖向绳纹，纹饰非常细密。口径 10、腹径 14.4、裆高 4.2、通高 15 厘米（图一五，4）。标本 H3:11，口沿及腹部残片，夹砂灰陶。直口



图一六 石、骨器

1. 石斧 (F10:5) 2. 骨凿 (F11:5) 3. 细石刃 (M2:1)
4. 6. 骨锥 (M2:3、M2:2) 5. 骨针 (F11:4)

圆唇稍外撇，领较高，足上部较为圆弧，口沿与一足上部贴敷一宽带状器耳，裆部弧状下凸，较窄。口部以下及器耳饰竖向绳纹。口径 11.4、腹径 13.2、残高 12 厘米 (图一五, 5)。

无铤无把鬲 标本 F7:8，口沿及上腹部残片，夹砂灰陶。直口圆唇，领较高，溜肩，袋足，足上部浑圆。口沿以下饰竖向绳纹，纹饰细密，印痕清晰。口径 11、残高 10.8 厘米 (图一五, 6)。

盂 标本 F11:8，口沿及上腹部残片，泥质灰陶。敛口方唇，圆鼓肩，下腹部有斜向内收趋势。口沿外壁素面抹光，上饰三道平行凹弦纹，凹弦纹等距分布，以下饰竖向绳纹，纹饰细密，印痕清晰。口肩相接部贴敷一鸡冠状鬲手，鬲手上饰五个成排分布的楔形戳印纹。口径 9.6、残高 6.3 厘米 (图一五, 7)。

泥质小甗 标本 F7:12，系器物足部，泥质灰陶，陶质细密。一足上部残留器耳贴敷痕迹，裆部宽弧。器表素面。残高 5.4 厘米 (图一五, 8)。

瓮 有圜底瓮、敛口瓮和直口瓮三类。

圜底瓮 标本 H3:10，系器物圜底部分，泥质灰陶，陶质细腻，胎体厚实。器底内壁旋鈕痕迹明显，器表饰交错篮纹，纹饰杂乱，印痕清晰。残高 5、器壁厚 1.4 厘米 (图一五, 9)。

敛口瓮 标本 H3:5，系器物肩部，泥质灰陶，陶质细腻。敛口，口沿残缺，折肩，肩部折棱明显，器表素面。肩径 31.8、残长 10.4、残高 8 厘米 (图一五, 10)。

直口瓮 标本 F7:4，系器物口沿及上腹部，泥质灰陶，直口厚方唇，上腹部斜直。器表饰竖向篮纹，纹饰浅疏。残宽 7.5、残高 14、口沿厚 2.2 厘米 (图一五, 11)。

细柄豆 标本 F10:3，系豆盘残片，泥质灰皮红陶。大敞口，圆唇，浅盘，上腹部斜直，下腹部斜向内收，形成一道折棱，器表素面。残长 7、残高 3 厘米 (图一五, 12)。

(二) 石、骨器

1. 石器

石斧 标本 F10:5，通体磨光。平顶，顶部一角残损，整体呈梯形。刃部较器身略宽，横断面呈圆角方形，刃部双面磨制，平直刃，刃部可见崩残痕迹；长 12.3、顶宽 3.9、刃宽 5.4、厚 3.3 厘米 (图一六, 1)。

细石刃 标本 M2:1，出土于墓葬盗洞内。燧石质，深灰色带黑斑，不透明。骨柄或木柄刀的组合同刀片，通体压剥，整体呈三角形，两



图一七 卜骨 (F11:6)

边平直。刃部略带弧度,交互加工,刃缘锋利。一边有一缺口,系打制石片时残留。长7.2、宽2.2、厚0.5厘米(图一六,3)。

2. 骨器

骨针 标本F11:4,尖、孔端均残,通体磨光。体略粗。残长4.4厘米(图一六,5)。

骨凿 标本F11:5,系用动物肢骨截去关节头后制成,一面保留骨腔自然骨壁,可见蜂窝状骨质。整体呈长条形。平顶,顶部有缺损;刃部两面对磨,斜直刃,刃部有崩残的疤痕。长9.1厘米(图一六,2)。

骨锥 标本M2:2,顶端残,系用劈裂的细长骨片制成,通体磨制,骨片前端磨成锐利的锥尖。残长6.9厘米(图一六,6)。标本M2:3,仅存椎尖,系用细长骨片磨制而成。残长3厘米(图一六,4)。

卜骨 标本F11:6,鹿肩胛骨,基本完整,仅扇体部分略有残损,未加整治,只灼不钻。灼痕位于肩胛骨正面。正面有两处圆形灼痕,一处为黑色圆形灼痕,直径0.8厘米;一处为穿透的圆形灼痕,直径0.7厘米;两处间距约1.1厘米。兆痕清晰。卜骨通高22.3厘米(图一七)。

四、结语

韩家圪旦2014年出土陶器虽无太多可复原器物,但典型陶片代表的器形组合在一些遗址单位内重复出现。本文重点介绍的F6-F7-F11和H3出土陶器代表了该地点早期年代,也是目前发掘所见的石峁遗存较早年代。F6-F7-F11和H3出土的典型陶器包括矮领正装双鬲手鬲、单把弧裆鬲、圜底瓮、敛口瓮、细柄豆等,这一组合常见于内蒙古中南部、山西北部 and 陕西西北部,如内蒙古凉城老虎山、西白玉遗址^[4]、山西汾阳杏花村遗址^[5];陕西佳县石擦擦山^[6]等。不同的是,韩家圪旦地点见到的圜底瓮,与榆林寨峁梁遗址^[7]相近,应为直口圜底瓮,此类器物基本不见于老虎山文化遗存中,而老虎山文化遗存中陶鬲以单把鬲为大宗的现象又

不同于陕晋北部地区;山西北部的矮领双鬲鬲以侧装鬲手为主要特征,而韩家圪旦地点所见的矮领双鬲鬲则常见正装鬲手;与石峁遗址同处黄河西岸的佳县石擦擦山遗址出土陶器组合与韩家圪旦地点最为相似。可见,上述三个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存“有大同存小异”,应当划定为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地方类型。目前公布的绝对年代数据仅见于老虎山文化20世纪80年代测得的距今4500至4300年,故此,我们推测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早期(居址)年代应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

调查和发掘工作表明,石峁遗址常见的房屋形式有石砌墙体地面式、夯土墙体地面式及窑洞式三种,个别房址存在明显的多次修葺或叠压重建现象。大型夯土台基建筑多集中分布在皇城台顶部。2014年韩家圪旦地点的所见房屋多为掏挖于生土中的窑洞和半地穴式前室的复合建筑。窑洞广泛分布于黄土高原地区,最早出现于仰韶文化晚期的甘肃宁县阳坡遗址^[8],至龙山时代,宁夏海原县林子梁^[9]、内蒙古凉城县老虎山、山西石楼县岔沟^[10]等遗址都发现有保存基本完好的窑洞,这类建筑形式当是古代先民为适应环境变化而做出的“发明创造”^[11]。韩家圪旦地点发现的窑洞多为后室,一般还有另行覆顶的前室,共同组成前后相接的直线联套式结构,前室应为起居室,而后室作为卧室的可能性更大,这些发现不仅生动地还原了石峁先民的生活起居状态,还较为完整地复原了石峁窑洞的修建过程。

韩家圪旦地点墓葬晚于房址,虽然个别墓葬间和房址间还存在相互打破或叠压关系,但总体来看,韩家圪旦地点早期是作为居址使用的,晚期时居址废弃,被作为墓地使用,聚落功能发生了巨大的更替。韩家圪旦地点墓葬包括了竖穴土坑墓、石棺墓及偏洞室墓葬三类,交错分布,其中竖穴土坑墓数量居多。部分墓葬同2012年后阳湾地点^[12]的发现一样,在墓主一侧有殉人,为年轻女性。这类墓葬形制还见于与石峁邻近的神木新华遗址^[13],以及属齐家文化的甘肃武威

皇娘娘台^[14]、永靖秦魏家^[15]、青海乐都柳湾^[16]等墓地，而一侧殉人另一侧有壁龛的墓葬形式则在神木神圪塔梁遗址^[17]和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墓地^[18]都有发现，上述墓葬材料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韩家圪旦地点墓葬几无相应年代证据的缺憾。据此推测，韩家圪旦部分竖穴土坑墓的年代当已进入夏纪年（以公元前 2070 年为准）。目前所知考古材料表明墓内殉人现象集中出现于龙山时代，反映了阶级分化或战争频仍等社会状态。韩家圪旦地点墓地所反映的社会复杂化迹象明显，与目前确认的石峁城址核心区——皇城台隔沟相望，韩家圪旦地点当为石峁遗址晚期一处大型贵族墓葬区。

领队：孙周勇

发掘：孙周勇 邵 晶 邵安定 赵向辉
杨国旗 康宁武 周 健 李建军
屈凤鸣 刘小明 卫 雪 徐 舸
高 升

执笔：孙周勇 邵 晶 康宁武 屈凤鸣

-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J]。考古，2013(7)。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后阳湾、呼家洼地点试掘简报[J]。考古，2015(5)。

- [3] 戴应新先生 1977 年调查简报中将此类墓葬称为“石棺葬”，见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J]。考古，1977(3)。
[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C]//岱海考古(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5] 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晋中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
[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佳县石擦擦山遗址龙山遗存发展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6(4)。
[7] 孙周勇，邵晶等。陕西榆林寨峁梁龙山遗址发掘获重要收获[N]。中国文物报，2015-11-6。
[8] 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省宁县阳圪塔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1983(10)。
[9]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宁夏菜园——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石楼岔沟原始文化遗存[J]。考古学报，1985(2)。
[11] 钱耀鹏。窑洞式建筑的发生及其环境考古学意义[J]。文物，2004(3)。
[12] 同[2]。
[1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新华[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4] a.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60(2)。b.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J]。考古学报，1978(4)。
[1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J]。考古学报，1975(2)。
[16]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神木县神圪塔梁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6(4)。
[18]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杨岐黄)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发掘简报



1. 韩家圪旦地点发掘全景（上为北）



2. M18 墓室情况



3. M17 墓室全景